

追思李国文老师

梁晓声

我与李国文老师成为忘年交已三十几年了。

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。那时我是北影厂的组稿编辑，我的短篇小说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国文老师凭《冬天里的春天》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。

北影厂将《冬天里的春天》拍成了电影，导演是水华的“徒弟”马秉煜，长我几岁，我俩是好友。“徒弟”是北影厂习惯的说法，意指哪位年轻导演多年做过哪位老导演的助手、副导演，等于是被后者带出来的。

我的好友第一次独立导片，我自然特别关注，便也怀着崇拜的心情读了《冬天里的春天》，读后感慨良多，此前那类长篇小说在中国尚未产生过。国文老师与王蒙、从维熙、陆文夫、高晓声、张贤亮、张弦等老师辈作家有过共同的一段人生经历；我这一代作家，不论获奖早点的晚点儿的，大抵都从他们的作品中吸收过创作营养，几乎集体地称他们那一代作家为老师。

马秉煜请国文老师到北影厂看样片，由我和水华前辈作陪。他向国文老师介绍我后，国文老师笑道：“你太瘦了，以后要吃好点儿。”他的话将秉煜、水华老师和我都逗笑了。

我认识的国文老师一向善于打破拘束，将人与人初次见面的气氛调节到各自放松的程度。

后来我和他共同的朋友如桂晓凤、聂震宁、林子、李岩、臧永清谈到他时，共同的体会就是“和国文老师在一起很舒服，是种享受”。并且，我见证过那样的情形：如果某种场合使他觉得不舒服，他往往悄然早退。如果是研讨会，必定在发言后，歉意地说明早退的因由；如果是社交性聚会，则一般在一小时后，离去得十分礼貌。

他是一位不愿在违心应酬方面浪费时间的长者，也是一位不愿使任何人感到不自在的长者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显然是他做人的原则之一。

那日在北影厂看过样片，我们四人座谈了一小时左右。秉煜问他为什么将小说定名为《冬天里的春天》？他的回答是，人生也是有四季的，处于逆境如同度严冬，但人心里应始终有春天。心里有春天的人，好比有抗寒能力的树木，我对这样的人心存敬意……

他的原话我已记不清了，基本意思却不曾忘过，并且对我日后的创作具有长期影响。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《花园街五号》中的主人公们，其实也是虽身处严冬逆境而心里有春天的人物。同样的人物是我全部长篇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送走他后，秉煜自言自语：“一点儿都看不出来。”

我问何意？他说：“他的人生中有过十九年多逆境，好漫长的冬季啊。”

我一时无言以对。

水华老师则说：“他是心里一直有春天的人。小马你记着，再与他通电话时，代我问他好，还要代我表达对他的敬意。希望你们两个年轻人，以后成为他的朋友，他身上有值得你们年轻人学习的方面。”

后来我果然与国文老师成了忘年交。我俩毕竟同在文坛，接触机会多，那是情投意合之事。马秉煜却没有我幸运——他后来当了副厂长，除一部儿童片外，没再拍电影，自觉有负国文老师的期望，不好意思再面对他。然与我在一起时总会问：“国文老师还好吗？”他成了国文老师的书迷，见了必买。

我曾有机会成为北影厂文艺部主任，犹豫当还是不当，便去国文老师家征求他和刘阿姨（他夫人）的意见。

他问我顾虑什么？我回答说怕影响创作，也少了稿费收入，经济上帮不了家里。

他说：“理解。”并向刘阿姨问：“你的看法呢？”

刘阿姨说：“我觉得咱们晓声当作家还行，恐怕一旦当了官，会令他愉快的时候反而少了。”

国文老师说：“对喽，说到点子上了。除了理解，我和你阿姨也希望他愉快的时候多些。”

我也有机会当北影厂文学副厂长，当或不当，最后也都是国文老师家做出决定的。非是他夫妇替我做决定，而是对我已然做出的决定表示充分的理解。理解就等于支持，我在人生的那样一些十字路口，需要被我所敬爱的长者理解。

我从北影厂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，再从童影调到北京语言大学，都是在国文老师家，或在电话里汇报了想法，获得了他和刘阿姨的理解后，才最终迈出那一步的。我的种种考虑，不唯权衡自身利弊，还要结合对老父老母和弟弟、妹妹、哥哥的现实及日后的长远影响考虑，那些考虑是对亲人们也无法言说的。

在北京，国文老师和刘阿姨之于我，简直如同家长，如同父父母母。我在面对人生那些重大决定时的种种想法，若我自己不写出来，便也只有他和刘阿姨了解。知我者，国文师也！刘阿姨也！

凡我做之事，只要是对的，国文老师都特支持。如1990年前后，文坛痛失四位好作家——周克芹、莫应丰、路遥、姜天明。我去他家汇报我和铁凝主席（她当年在河北任作协主席）的想法，欲筹一笔钱，一一寄出，以体现同行之情。他说：“好想法，需要我做什么？”后来他陪我去四通公司，见了段永基先生。

又后来，铁凝主席还想再为湖北麻城的一所小学捐笔钱，国文老师更加支持，陪我与一位知青企业家共进晚餐，我们三个便也将那事办成了。

我没少麻烦他。

林子老师任哈尔滨作协主席时，求我邀请几位作家去哈市参加笔会。我话还没说完，他立刻表达道：“林子是好人，支持好人的工作义不容辞。”还替我邀上了叶楠老师。

第二年冬天我又请他去哈尔滨。

他奇怪地说：“夏天不是过去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这次是市里请。不少台商要参加哈尔滨的冬洽会，他们希望能见到几位大陆作家……”

“作家还能对一座城市起那种作用吗？这是咱们的光荣，那就去吧！”不但替我请上了叶楠老师，也请上了谌容大姐。当年，那都是没有一毛钱劳务费的。

就连我的大学同学莫贵阳也由此引荐成了他的忘年交。贵阳要编一部面向贵州高校的文学教材，他极富热忱地担任顾问。

我心目中的国文老师，他身上有米里哀主教那种仁者的某些方面，不唯其仁，思想也有共同之点；他身上有蔡元培、胡适那种可敬师长的某些方面，一向以提携年轻人、与时俱进为悦事；他身上有鲁迅的某些方面，并不体现在与人的关系，而体现于杂文；他身上还有“竹林七贤”的某些方面，乃是文坛一位真正的将名利参透的清醒长者。

他不但是我敬爱之人，也是我为人世出的楷模。

2022年11月24日中午，晓凤将国文老师猝逝的消息告诉我，午饭我就吃不下去了。25日下午两点，刘阿姨发来短信再告。

我65岁去国文老师家那次，曾称她为嫂子。她一怔，诧异：“怎么改称呼了？”

我说：“我都七十奔了，不好意思再叫人阿姨了。”

她说：“这道理由啦？辈分可以随着年龄变的？不许，什么时候你都得叫阿姨！”

国文老师庄重地说：“对喽，理由不成立嘛。”

“晓声，我是国文老伴刘阿姨……”

“刘阿姨”仁字，使我我不禁再次泪下。在他们夫妇眼里，我似乎不曾长大过。

国文老师曾对我言：“晓声，要不是几位好人救了我一命，我也许早已被狼吃掉，活不到今天了。”那事似写成了散文《老伴》，我在许多场合讲过。

我的人生却是被多位好人、贵人簇拥着一路走来的。国文老师和刘阿姨也是我人生途中的“老伴”，并且伴我之人生走了三十几年，忧我之忧，悲我之悲，悦我之悦。

谁的人生没人疼过？

谁的人生没人爱过？

倘论“理解”，疼你爱你的人，未必就是特别理解你的人啊！我的几位中学老同学也都是非常理解我的人，但对于同时是作家的梁晓声，他们又谈不上多么理解了。

全面理解我的人，早年有林子夫妇；他们逝后，便只有国文老师与刘阿姨了。

国文老师竟也猝逝，这人间全面理解我的人，便只有刘阿姨了。

我之怆然、慨然，亦为此生后日之孤独也！

若有神鹤知天意，当负我师上天堂！

走近西戎

段崇轩



上世纪60年代，山西作家与巴金在一起。左起：孙谦、李束为、巴金、西戎、马烽。



西戎在书房

南华门东四条，是太原老城区一条平常的小胡同，史载是上世纪30年代以南华门为基点，建宅成巷自然形成的。然而，这看似平常的小胡同却是山西当代文学的“大本营”，四代作家聚集的“文学村”。从50年代开始，它就一直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驻地。一个不大的小院落，两栋老旧的办公楼，院子里花草树木葳蕤蓬勃，胡同两厢还有七八栋高高低低的家属楼。

二三十年前，人称“西李马胡孙”的西戎、李束为、马烽、胡正、孙谦还健在，院里人图简便称“五老”，他们是“山药蛋派”的主将。主帅赵树理也曾在这院里住过多年，1970年不幸去世。这个流派还有一位重要作家李古北，但因种种原因被人们淡忘了。八九十年代之际，“西李马胡孙”老骥伏枥，创造了如晚霞一样的光辉。“文学晋军”享誉全国，更年轻的一代作家成长起来，一时间山西文学界可谓“四世同堂”。“五老”在渐渐老去，但他们依然是这院子里的灵魂。在不长、狭窄、有一缓坡的胡同里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。个头敦实、满脸笑容的西戎老师，边走边跟人们打招呼，看到孩子就会逗几句。他是《山西文学》的老主编，看到我就会问问刊物的情况，说说编辑的事情。人生易老天难老，从1994年开始到2011年的17年间，李束为、孙谦、西戎、马烽、胡正老师，陆续离开了我们。但行走在东四条胡同里，眼前仍常常浮现出“五老”的身影，感受到他们魂魄的无处不在。

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2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，我与“五老”都有所接触、交往，特别是和西戎老师更密切一些。山西作协从1949年成立到1988年，经历多位主席。西戎老师1955年从中国作协调回山西作协，开始担任副主席，兼机关刊物《火花》主编，一直到1966年刊物停办。1976年省文艺工作室成立，《汾水》杂志创办，他再度担任主编，直到1982年卸去主编职务。1980年山西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，他当选主席；1988年11月在山西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，他因年事已高，不再担任主席。前前后后几十年，他献身山西作协，献身文学事业，是山西文学真正的“执牛耳者”。

西戎老师离休之后，依然坚持写作，参加各种会议，关注青年作家的创作，特别是关心《山西文学》的办刊情况。我1993年开始主持《山西文学》工作，一碰到西戎老师，他总会问到刊物，如办刊经费、扶植新人等情况。有时他会说，这一期某某那篇小说真不错，作者是哪里人啊？他写了稿子会装在信封里，用毛笔写一封简信，由收发室转给我；有时则会爬上二楼，送到编辑部，同编辑们聊聊天。在人们的心中，西戎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、真诚坦率的长者。他总是笑眯眯的，显得那样善良单纯，甚至有一种母性的温柔慈祥。但他有时又显得很直很刚。譬如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了我南斯拉夫大使馆，作协召开座谈会。西戎老师率先发言，他满脸绯红，怒发冲冠，边说边拍桌子。众人愕然，见识了这位老作家的脾气之大和赤子之心。

作家留给世界的，一是他的行状，有的会写成传记；二是他的作品，传诸后世。“西李马胡孙”最后一位辞世的是在2011年逝世的胡正老师，迄今已11年时间。我们不能再向他们请教、与他们对话，但他们每个人都留下了文集，成为山西文学宝贵的精神遗产。对“山药蛋派”老家的作品，我是熟悉的：对赵树理、马烽、李古北做过较系统的研究，其他四位则读过代表作。我以为对这一代人，评论界的研究已较为全面深入了，但依然需要突破、深化。倘若只停滞在为农村、农民写作，探索通俗化、大众化形式等层面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这几年我从作家的多重身份和思想构成的角度切入赵树理、马烽的人生和创作，写了一些文章，似乎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。“山药蛋派”作家的身份并不那样简单，他们是由农民、干部、作家三者构成的，可称“三位一体”。在不同时期、不同作品的创作中，三种身份处于一种动态分合中；三种身份越和谐，作品在思想艺术上越成功。西戎老师的小说自然也有这样的特征。

去年翻阅《火花》旧刊，在1957年第8期，突然看到一篇署名何仁的散文《母亲的晚年》。浏览一遍，疑惑泛起。这位“何仁”是谁呢？明明是小说怎么放在散文栏目中？描写、语言颇有西戎老师小说的特点，内文标题分明是西戎老师的手笔。翻阅西戎老师1957年之后出版的几本小说集，又没有这篇作品。某日，灵感一闪，找出200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五卷本《西戎文集》的小说卷，赫然看到了这篇作品，心中豁然开朗。

1957年，全国涌现了很多优秀作品，但很快受到批评，山西文学同样如此，不少作家作品被质疑和批评。此时西戎老师担任《火花》主编，他

对文学形势心知肚明。这篇小说创作于这年6月，他一定心里打鼓，怕它惹祸，于是放在散文栏目中，又临时化名，才把它编进付梓。作品巧妙地躲过了可能的一劫，显示了西戎老师的编辑智慧。小说讲述年轻的干部吴恩与汪怡夫妻俩，工作很忙，追求时髦生活，有了第一个孩子后，以哄骗的方法招来丈夫的老母亲，让她像保姆一样承担了带孩子的任务和全部家务。等到孩子大了，便把年老多病的母亲打发回老家。作品突出地讽刺、批评了年轻干部进入城市后，追求奢靡生活，漠视传统孝道的社会现象；歌颂了母亲不顾老病之身，忍辱负重，为儿女无私奉献的母爱精神。作家是从道德的角度批评两位年轻人的，但这样的描写在当时完全可能引出一场批评。譬如孙谦老师的两篇短篇小

盾，他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严谨，表现了现实与人物的真实。

“山药蛋派”作家奉行革命现实主义创作，紧跟政治、时代，真诚讴歌国家、政策，写下大量光明的作品。但深入看，他们又敏锐地发现社会、人生中的问题甚至阴暗面，予以揭露和批判，写一些暴露性作品。在歌颂与暴露之间，反映了他们思想、精神上的矛盾、困惑。在农民、干部、作家三种身份之中的选择，体现了现实主义作家的深刻、勇敢。赵树理的《邪不压正》《假

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西戎回到当年晋绥抗日根据地故地重游，与当地老百姓在一起。



当年一起参加抗日队伍的作家五战友。左起：胡正、西戎、李束为、马烽、孙谦。曹平安摄

说，写的就是年轻干部喜新厌旧、离婚再娶的故事，结果受到猛烈批判。在当时，描写干部、群众的落后腐化，特别是将该类人物作为作品主角，是需要十分谨慎的。

油然想到西戎老师的另一篇小说《赖大嫂》。小说写农业社推行养猪政策，自私的赖大嫂三次养猪，终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，不仅为自己，也焕发了为社里谋利的集体主义精神。但这篇小说却在60年代初期受到了公开的严厉批评，认为赖大嫂是“中间人物”的一个标本”。其实小说最可贵的是塑造了一位自私、要强、泼辣的传统家庭妇女的典型形象，表现了这样的妇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受挫、转变、进步，民间社会和生活被描绘得栩栩如生。在上述两篇小说中，都折射出作家在政治、政策与现实、人物之间，理性上关注政治、政策，情感上倾向现实、人物的矛

盾，马烽的《一篇特写》《三年早知道》，李古北的《奇迹》《破案》，李束为的《于得水的饭碗》，孙谦的《有这样一个女人》《奇异的离婚故事》，西戎的《母亲的晚年》《赖大嫂》等等，这些作品都曾受到批判，但又确实是现实主义精品力作，代表了他们小说上思想艺术的高度。这些作品在推动社会前行中，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。

阅读西戎老师的评论文章，竟震动、感动了我。他在新时期对自己的创作做过多次回顾、反思，经常讲到政策与生活的关系。很多话在今天依然富有生命力。

2022年是西戎老师诞辰100周年，也是马烽老师诞辰100周年。回顾他们艰苦而曲折的人生经历，重读他们质朴而丰厚的文学作品，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走近、继承他们。

